

書叢化文法中

Alfred de Musset

詩情的賽虞

徐仲年
侯佩尹
合譯
平陵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一九三六

書叢化文法中

Alfred de Musset

詩 情 的 賽 虞

年仲徐
陵平王 尹佩侯
譯 合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張

中法文藝叢書
虞賽的情詩一冊
(82328)

Quatre Nuits et autres poèmes

d'amour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lfred de Musset

譯述者

侯佩年
徐仲陵
王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張叔介)



虞 賽 像

Eug. Lami 作 馮谷蘭摹



兆如·桑特夫人

Blaize 作

目錄

封面畫		
導言		徐仲年.....一
小引		徐仲年.....一
(一)		徐仲年.....三
(二)		Mme A. Barine一〇
(三)		徐仲年.....三五
(四)		E. Faguet六五
歌(Chanson)		徐仲年譯.....七五
五月之夜(La nuit de mai)		侯佩尹譯.....七七
十二月之夜(La nuit de décembre)		徐仲年譯.....九七

八月之夜 (La nuit d'août)	徐仲年譯.....	一二〇
十月之夜 (La nuit d'octobre)	王平陵譯.....	一三四
寄希望於上帝 (L'espoir en Dieu)	徐仲年譯.....	一六四
悲哀 (Tristesse)	徐仲年譯.....	一九〇
回憶 (Souvenir)	徐仲年譯.....	一九二
附 浪漫派詩人的愛情色彩 (F. Gregb 著)	徐仲年譯.....	二二一

導言

徐仲年 A. Barine 及 E. Fagnat

小引

徐仲年

三個朋友：王平陸，侯佩尹和我，偶而高興，把虞賽的傑作四首夜譯了大部份，在各刊物上發表。刊登之後，重讀一番，覺得棄之可惜！於是我們約定把四首夜全譯出來，收爲一集；由我加一篇序，說明虞賽在何種環境裏寫出這些哀豔動人的詩來。可是虞賽的情詩，四首夜之外，還有不少佳作；依法國大批評家愛彌兒·法蓋（Emile Faguet）八四七——一九一六的主張，至少還有歌，寄希望於上帝，悲哀，回憶這幾篇。回憶是一篇與四首夜並駕齊驅的傑作，寄希望於上帝及悲哀也是爲了同一的失戀而寫的；所以它們的加入四首夜是極自然，極合論理的，我一口氣把它們譯了。歌這一篇，作於一八三一，彼時虞賽尚未與兆如·桑特夫人相逢，自然與四個夜諸詩無關；然而把它譯了出來，收在此地，有一個好處：就是表示一八三一以前的虞賽是主張多戀的：

「這是不夠的，專愛一己的情婦」

而且常常更換愛人。

虞賽的情詩

11

「能使我們變爲溫柔，過去的歡樂分外甜蜜。」

等到後來兆如·桑特夫人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他便感得常常更換情人是極痛苦的，至少爲被拋棄者着想，此時的虞賽不再輕描淡寫地說：

「專愛一己的情婦」

是不夠的，卻痛哭流涕了！所以歌這一首詩，也應當譯出，以備讀者們與下面數詩對看。

至於寫一篇序，原是很有趣的工作。不過今年的暑假，有些特別：我完成了法文的唐人小說（Cong ch iels des Tang），覆校了初級法文文法，忽忽草了俞峨論，新近答了某書局寫一些關於法德邦交的文字，北平政聞報（La Politique de Pékin）又來催取張道藩兄自誤的譯文：「暑」而不「假」，直是「牛馬走」！再來一篇虞賽的情詩導言，天平！天平！幸而想到耐兒孫公司（Nelson）出的虞賽詩集（Poésies），法蓋寫了一篇很有精彩的序，阿爾非特·巴莉納夫人（Mme Arvide Barine）在巴黎圖爾脫書局（Librairie Hachette）所出的法國偉大作家（Les grands écrivains français）叢書中寫了一本虞賽（A. de Musset），對於虞賽與兆如·桑特夫人的愛情，有詳細的記載：於是我自己寫了兩段作爲第一，第三節，譯了巴莉納夫人的文章作爲第二節，法蓋的輿論作爲結語，就此繳卷。

另有舊譯 F. Gregh 先生的演講：浪漫派詩人的愛情色彩，甚有味，可以互相發明，即附錄集後。

上海：二十八，一九三五。

(1)

法國的文學萌芽於中古時代（八四二——一五一五），復興於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古典派或正宗派（classicisme）文學大盛；十八世紀是「理性」壓制「情感」的時期；「情感」的解放形成了十九世紀的浪漫派（romantisme）文學。大概法國的文學，單就性質論，可分為兩大類：理性文學（即古典主義）與情感文學（即浪漫主義）；其餘的派別不入於此定入於彼，猶之兩大母河有無數的支流。古典文學並非無情感的——如果有這樣想，這樣說的人，那麼此人根本就沒有了解古典文學——然而這個「情感」是經「理性之網」篩過的；換句說：情感應受理性的節制；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在古典派文學中，情感要「普遍化」。譬如我們要描寫失戀的痛苦，要描寫得任何人失戀了都如此，卻不可這段描寫祇合用於某人某人。法國哲學家勃萊斯·巴斯佳兒（Blaise Pascal）一六二三——一六六二道：『自我是可厭惡的；他並不要說「自我」本身是可厭惡的；卻指開口：『我！我！我！』閉口：『我！我！我！』那班人。這句格言恰是古典派情感的寫真。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正是一個相反：浪漫主義既然揭起了解放情感的旗幟，自然不甘受理性的指揮。情感的解放與培植，乃是日趨「個人化」的徑途。另有人說：『古典派文學是健全的，浪漫派文學是頹廢的。』這句話說對了一半。隨便舉一個例：法國古典派大師然·哈辛納（Jean Racine）一六三九——一六九九寫了一部傑作斐特爾

(Phèdre) 斐特爾，雅典王戴瑞 (Thésée) 之妻，愛上了戴瑞的兒子意卜莉脫 (Hippolyte)，因戀愛未成，間接置意卜莉脫於死地，後悔而自殺。如果「健全」兩字以道德爲立場，那麼這本悲劇難道可以「諷世」麼？反之，浪漫主義並非「胡鬧主義」，更非「淫蕩主義」——以耳代目的中國人往往如此想，不過情感一經解放，情感強者難免放縱，情感弱者學時髦而無病呻吟，空虛與誇張有時有之（也只限於第三第四流作家），若說人人頹廢則無此理！我們認識了浪漫主義真面目，纔能研究浪漫派文學。

法國的浪漫派文學祇佔領五十年風光，自一八〇〇至一八五〇嚴格地說，正式起始於一八二〇，便是拉馬爾丁納 (Alphonse de Lamartine 一七九〇——一八六九) 發表沉思集 (Méditations Poétiques) 那一年，一八五〇以後已是寫實派時代了。法國浪漫派的先驅是德國論 (De l'Allemagne) 作者斯太兒夫人 (Mme de Staël 一七六六——一八一七) 和大小說家沙都勃利昂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一七六八——一八四八)。註一斯太兒夫人的功蹟在乎打破法國文學界閉關自大的惡習，解放思想，介紹德國整個文化（雖則她對於此文化的批評不是常常中肯的），而沙都勃利昂對於浪漫派的影響更爲偉大，浪漫派作家奉之如泰山北斗——俞峨 (Victor Hugo 一八〇二——一八八五) 年輕時曾立下這個誓願：『我要做沙都勃利昂，或者什麼造就都沒有！』法國的浪漫派文學，經過了斯太兒夫人與沙都勃利昂的扶育，從幼年走入壯年。

法國的浪漫主義，四及於文學、藝術、哲學、批評……各方面；作者很多很多。現在我們只就詩歌、戲劇、小說三方面來提要講一講。浪漫派詩壇盟主自然推維克托爾·俞峨（Victor Hugo）；有人譯作囂俄、雨果、禹古、許峨，皆一音之轉；不論在量的方面，質的方面，他是無敵的。他是繼沙都勃利昂而代之的文學界首腦。今年（一九三五）是他死忌五十週年，法國政府有隆重的紀念儀式；中國南京文藝月刊（七卷五期）闢有紀念特輯，可以參閱。然而，猶之在中國，有了李白，還有杜甫、白居易、韓愈；法國浪漫派詩人有了俞峨，還有阿兒豐斯·杜·拉馬爾丁納（Alphonse de Lamartine），阿兒弗萊特·杜·維宜（Alfred de Vigny）；一七九七——一八六三，與我們所要詳細講的阿兒弗萊特·杜·虞賽（Alfred de Musset）。李白與杜甫是並肩的，俞峨與拉馬爾丁納也不當分有上下；至於維宜及虞賽，略次於前面兩人，彷彿白居易和韓愈，究非李白杜甫之比。不過俞峨的天才是多方面的：這一點，他勝過了拉馬爾丁納。在本集後半部浪漫派詩人的愛情色彩裏，我們可以讀到這四位大詩人的情詩。

浪漫派戲劇的特點有三：（一）打破三一律，——所謂「三一律」，即每一劇本，始終動作如一，時間如一，地點如一；（二）廢除悲劇喜劇的界限；（三）保存本地風光，不避俗語；這是俞峨在他的克郎姆惠兒序（Preface de Cromwell，一八二七）中所揭示的學理，也就是浪漫派戲劇作家所奉的信條。此外浪漫派戲劇運動大將有阿萊克藏特爾·居馬（Alexandre Dumas），即林琴南所譯的大仲馬；一八〇三——一八七〇，他也是

一位有名的小說家。他的兒子，也叫做阿萊克藏特爾·居馬（即林氏所稱的小仲馬；一八二四——一八九五），寫了不少諷世勸人的劇本。維宜與虞賽都寫有劇本：維宜的傑作卻戴爾東（*Chatterton*，一八三五）富有古典派氣息；虞賽的劇本，雖甚好，卻非為扮演而寫的。另外有一位紅極一時的浪漫派詩人，賈齊糜爾·杜拉維業（*Casimir Delavigne*，一七九三——一八四三），所寫詩歌與劇本，介乎古典派和浪漫派之間。

法國浪漫派小說，導源於沙都勃利昂的阿達拉（*Atala*，一八〇一）舍耐（*René*，一八〇二）在舍耐裏，主人翁舍耐患了「世紀病」（*le mal du siècle*），就是說：為無名的煩惱所包圍。斯太兒夫人寫了苔兒斐納（*Delphine*，一八〇二），無非描寫「一個男子不妨觸犯輿論，而一個女子應當服從輿論」；她的第二部小說，郭令納（*Corinne*，一八〇六），卻描寫女超人郭令納不能見容於社會。接着恭斯當（*Benjamin Constant*，一七六七——一八三〇）寫了自傳體的阿獨兒夫（*Adolphe*，一八一六），分析愛情，浪漫派而近乎寫實派。此後便是維宜、俞峨、大居馬的「歷史小說」。我們不要見了「歷史」兩字便以為這些小說的情節是寸步不離史實的；他們不過取題於歷史，而很自由地佈置事蹟；與唐人的傳奇，施耐庵的水滸，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相彷彿。維宜的襄一馬爾（*Cinq-Mars*，一八二七）——亨利·杜·襄一馬爾（*Henri de Cinq-Mars*，一六二〇——一六四二）是路易第十三的侍臣，後上斷頭臺而死；俞峨的巴黎聖母教堂（*Notre-Dame de Paris*，一八三一）可憐的人們（*les Misérables*，一八六二）大居馬的三個火鎗手（*les Trois*

Mousquetaires（一八四四）等是此派的代表作。一八四〇左近，誕生了日報上的連載小說（le roman-feuilleton）。這類小說，趣味稍低，已非浪漫派小說的正系了。虞賽於失戀之後，痛恨自己，寫了此世紀一個兒童的懺悔（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一八三六）兆如·桑特夫人寫了她與他（Elle et Lui，一八五九）爲自己洗白；這是後話，我們先得知道虞賽的生平。

虞賽的一生，依照阿勃莉（Abray）和烏蒂克（Audic）兩先生的主張，註二可以分爲四期：（一）浪漫主義者（一八一〇——一八三〇）（二）自由人（一八三〇——一八三三）（三）烈情與失戀（一八三三——一八四一）（四）暮年（一八四一——一八五七）。

阿兒弗萊特·杜·虞賽：姓虞賽，名阿兒弗萊特，杜表明是貴族。一八一〇年十二月十一日，生於巴黎。虞賽一家是很老的，而且是書香之家。阿兒弗萊特的父親，杜·虞賽—巴戴（M. de Musset-Pathay），把一生的光陰耗費於文學，戰事，當公務人員之中。阿兒弗萊特的外祖，紀約—苔瑞爾皮愛（Guyot-Desherbiers），是一位詩人。阿兒弗萊特的母親是一位極溫柔，富於情感的女人。如果有人亦有種的話，阿兒弗萊特的種源，文學的種源，是最好沒有的了！他有一個哥哥，名保兒（Paul），和一個妹妹。

他最初有一位啓蒙教師，很有趣，老師與學生們常常爬到樹上去玩的。後來進著名的亨利第四中學（Lycée Henri IV），成績斐然。一八二七大會考，他得哲學第二獎，受「得業士」（le bachelier）學位。即在

這個一八二七年，浪漫主義深入於青年腦中。沙士比雅與拜倫（Byron）註三、哥德（Goethe）註四與席勒（Schiller）註五都是這班少年所愛慕的作家。他們熟讀拉馬爾丁納的沉思集，俞峨的短歌及長短句詩集（Odes et ballades 一八二二）。虞賽於這時進沙兒·諾蒂愛（Charles Nodier 一七八三——一八四四）所主持的文社（Premier Cénacle）。他不過十八歲。俞峨和維宜有時也來赴會。一八二九左右，俞峨的羽翼已成，另立一文社（Second Cénacle），自為主持人。虞賽進了新文社。一八三〇，虞賽發表了一部詩集，西班牙及意大利故事（Contes d'Espagne et d'Italie），有名篇月歌（Ballade à la lune），馬爾獨虛（Marche）等，立刻被人注意，重視及……謾罵。

然而虞賽之為浪漫派詩人是「偶然」的，正如斐龍先生（Augustin Filon）所說，虞賽是天生古典派的浪漫派詩人；換句說：他性近古典派，而他之所以成為浪漫派作家，乃是時勢使然。西班牙及意大利故事於一八三〇年一月一日出版；到了同年九月十九日，在一封信中，他的父親已經說他：「那位浪漫主義者完全擺脫俞峨的束服」（Le romantique se dégonfise tout à fait）。同年七月，虞賽在巴黎雜誌（Revue de Paris）內發表了哈法愛兒的秘密思想（Les Secrètes Pensées de Rafael），有：「
在我的桌上哈辛納逢着沙士比雅，
而於蒲懷魯身旁入睡了……」

哈辛納，古典派大詩人，與沙士比雅混爲一談！尤其這位宜古拉·蒲懷魯（Nicolas Boileau 一六三六——一七一），崇古派的首領，在他的詩之藝術（Art poétique）中，高唱要尊敬「理性」，摹倣古人，虞養見了浪漫派作家議論紛紛，很不以爲然；一八三一年八月四日，他寫信給他的哥哥道：

「我們討論得很久很多，而且我覺得這樣地推理，這樣地指摘，枉費了太多的時間……我們因此得到好處麼？人家可能因此寫出一句好詩，繪出一筆好畫麼？我們每人腹中有一種聲音，這種聲音可以叫它發出如梵華鈴，或如笛。世上一切的大道理不能使一隻烏鵲唱出掠鳥的歌來……」

他那裏知道「但聞人語響」的空頭學者正多哩！他本此精神，自由人的精神，發表了在一張靠背椅中的景色（Un spectacle dans un fauteuil 一八三二），把報界記者挖苦了一場。報界的報復是很厲害的，給此書以不睬；——只有大批評家聖脫——伯甫（Charles-Augustin de Sainte-Beuve 一八〇四——一八六九），在一八三三年一月十五日的兩世界雜誌（Revue des Deux Mondes）裏，稱虞養爲當代「最有力的藝術家」之一。然而這個自由人時代是不長的，因爲虞養逢到了這位魔君，兆如·桑特夫人（Mme George Sand 一八〇四——一八七六）！她在母家姓居浜（Dupin），名呂西兒·烏和爾（Lucile Aurore）；她於一八二二結婚，丈夫居杜房（Dudevant）是一位少年子爵，與她失和分居而住，那時已生了兩個小孩；兆如·桑特是她的筆名。她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傑作有：殷蒂雅娜（Indiana 一八三一），安日浦地方的磨粉

商 (Le meunier d' Angibault 1845) 魔沼 (La Mare au Diable 1846) 杜·維兒梅侯爵 (Marquis de Villemor 1860) 等。註六

(11)

一八三三年三月，兆如·桑特寫信給聖脫——伯甫道：「……恰巧我想起，我已思索過，你不必領阿兒弗萊特·杜·虞賽來看我。他是一個「小白臉兒」(fandy)，我們不會談得來的；如果我 看他，好奇心多於真興趣。我想滿足一切的好奇心是一件不謹慎的事，還不如服從同情心的好。我希望你領居馬來，我在居馬的藝術中找到了作者的靈魂，雖則還談不到天才……」

這信以後不久，阿兒弗萊特·杜·虞賽與兆如·桑特在兩世界雜誌做東的宴會上逢着了。他們恰巧坐在一處，而且訂定了重晤之期。我手頭有三封不寫日子的虞賽的信，構成了悲劇的序幕。這時，言辭只止於客套及通俗的禮節。第一封比較親熱一些的信是那封談到兆如·桑特寄給他萊莉雅 (Lélia) 註七的信，他很熱烈地謝她，而於許多贊辭間隱隱露出希望做她的朋友之意。從此「夫人」的稱許再不見於信札。虞賽的膽子愈弄愈大，第一次表示愛情還是很機巧的，第二次便很熱烈了；於是注定了他們的命運。兆如·桑特老實不客氣告訴聖脫——伯甫：她已做了虞賽的情婦，他儘可把此事告訴他人；她並不求他「隱瞞」。她說：「在此地我絕